

在汾河流出山峡的烈石口，有一座古柏苍翠、殿宇巍峨的窦大夫祠，其旁有间小屋名“虹巢”，是傅山青少年时代常去读书的地方。

烈石口石壁高达数十丈，气势雄伟，寒泉从山下涌出，淙淙有声。清澈的泉水，冬天温，夏天凉，到了三伏天泉水冰凉刺骨，因此得名“寒泉”。烈石寒泉是汾河水源重要的补充，早在北宋时期，烈石寒泉便是一方名胜，泉亭下的“灵泉”石刻相传为宋徽宗赵佶御笔，泉边的烈石神庙至今留存着古人题写的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”楹联。

虹巢处斯地，大有高风韵致。傅山写有《虹巢》二首：

虹巢不盈丈，卧看西山村。云起雨随响，松涛涛细闻。书尘一再拂，情到偶成文。开士多征字，新茶能见分。

汾水新出峡，远心为小栏。山花春暮艳，柳雪夏初寒。细盏对僧尽，孤云旋自观。饥来催晚饭，苦菜绿堆盘。

傅山诗中自注：

老杏一株如虹，作书斋。在省西北四十里兰村烈石庙前右侧，汾河出峡之口。

傅山的好友戴廷栻在《不旨轩记》中 also 说：

先生少年读书烈石，经始半椽，一栏如虹，谓之虹巢。

“不盈丈”，意味深不及3米，“半椽”，也就是半间屋子那么大，隐于汾水出峡之处。

傅山不止一次书写过这首诗，而且题写在虹巢壁间，可见他对虹巢的喜爱。现藏于石家庄市博物馆的《傅山行草五言诗轴》，即傅山自书《虹巢》诗。后署“书为正翁老词宗政，真山”，钐有“抱瓜山人”“青竹”二方印。此作高头大幛，笔墨纵横，随心所欲，浑厚自然。从书法的风格、内容与署名看，应为傅山50岁左右时的作品。

书斋是一个让人神往的象征。傅山青少年时经常在此坐卧，入眼是西山一带熟悉的村落，有时看到云起，接着雨声淅沥作响，仔细听还能听到松涛声。拂去落在书上的尘埃，兴之所至，偶尔写写文章。附近的僧人来斋中笑着请他写个字，还不忘带着新茶一起煮饮。汾水出峡琤琮，当此远离世俗，自然就会觉得所处的地方僻静了。值暮春及夏，山花浓艳，柳絮飘飞如雪，似乎还带着寒意。跟庙僧用小茶碗一起品茗，偶尔望望过空的孤云，肚子饿了才想起该吃晚饭了，看到绿格莹莹的苦菜已堆满盘子。

有时，傅山久不到虹巢，得闲一来，烈石庙的住持拿出深玉色的烧春酒跟他饮谈，酒酣之际，涤洗砚台，请他画上几笔，即刻满纸山云四起，高松绿雨，令人冥然若思（《闲过虹巢主僧劝酒命题》）。傅山使用过的一个椭圆形砚台，砚面刻着“鸿雪忆贤久，明月宛望中”10字，落款为“己卯正月傅山”6字。己卯为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此时33岁的傅山为学“始务博综”，这含蓄蕴藉的砚台或许就是傅山在虹巢读书时的旧物。其时，傅山常过虹巢，教傅眉读书作文。过了快50年，不意他从小看好的奇才傅眉先他病逝，悲恸不已，傅山在《哭子诗·哭赋》中回忆道：“八岁赋枣靡，崛雪红林思。十二虹巢中，莲叶兜鍪奇。”对傅眉年仅12岁写的《莲叶兜鍪赋》，发出超越舐犊情深的称赏。

其时，虹巢旁的烈石口成为傅山小作盘桓的去处。有时，他会站在烈石渠边沉思，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，想象西域的盆洲石岛，跟《山海经》里菌人国的小人坐在杯子般大的舟中很相似。他想到庄子欣赏的“以无厚人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”，觉得当下站立的烈石渠亦如阔大的江湖，欣然有会于老子所言“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”的道理（《烈石渠边有会而作》）。

人世沧桑，岁月消磨，也让傅山感到疲惫。他有时多睡些时分，心中感叹幽怀难期。饭后他常曳着筇杖，从背阴的小径缓步到烈石山下，崖间一块黑黝黝的老石头上长出孤独而挺秀的黄菊，睹此小景，他心中充满怜惜，双眼为之痴痴久驻（《烈石阴崖颓石上孤秀小景》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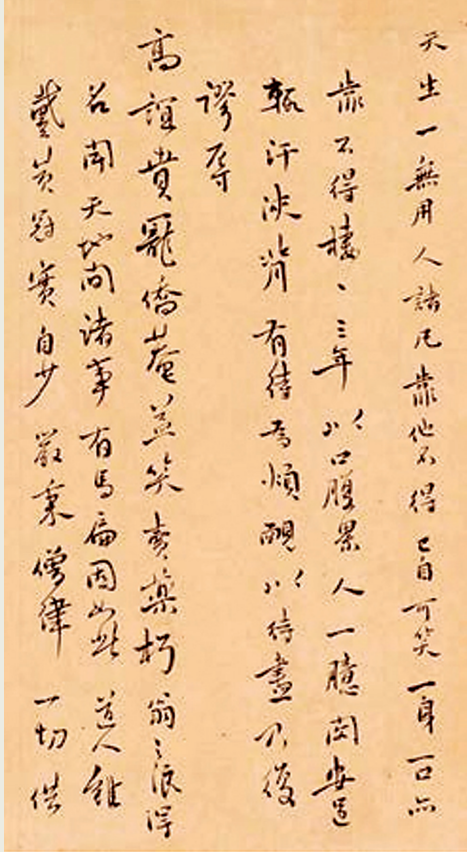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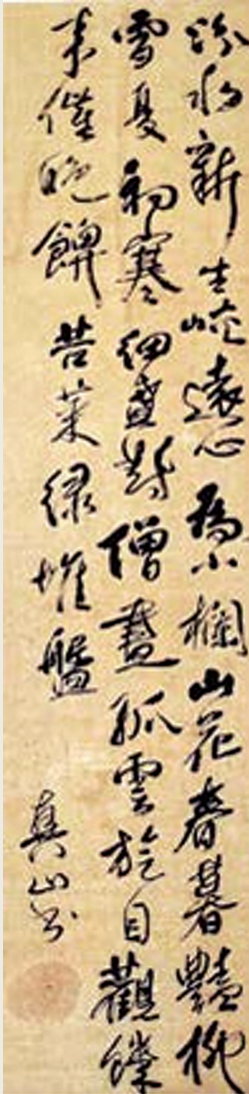
傅眉也喜欢到烈石祠来，少年时跟着父亲骑着驴：

饭讫附驴背，直趋烈石祠。柳根偎寒口，河

傅山
与锦绣太原城 12

汾水出峡：
虹巢时还读书

何远
孙国华
高福庆



▲傅山致魏一葢手札

◀傅山自书《虹巢》诗

雾销冻眉。峡阴颓然深，松杪风不离。因见野鸭去，始知树影移。归来清羹熟，薄粥正及时。（《村居杂诗》之一）

傅眉长大后久不到烈石祠，忽然乘兴回到久别的故地，收入眼底的是黛岭飞云、高鸟游鱼、响泉绿树、新雨落花……巍峨的祠庙在高松衬托下更加庄严肃穆，不由得停下脚步，欣然赋诗《烈石祠前三首》。

傅眉眼中的烈石祠保持着元代古朴庄重、典雅宽敞的特色，祠中奉祀的窦犇历千载而为后人景仰。

每遇大旱，当地的百姓总会想起“生而英灵，死而济物”的窦大夫。明宣德八年（1433）春夏，名臣于谦（1398~1457）以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时，“閩境不雨，众咸以岁事为忧。钦差镇守、山西都督李公、谦，询于部使者及藩臬诸公若郡邑吏，涓吉备礼斋沐，致祷于都城西北之烈石祠”。于谦详细记下致祷的过程：

尝致祷之初，灵风振衣，微霏触石，而光景为之渐伏，神之听之，若响若答。比旋车而云阴四垂，雷电交作，甘霖诞降，若六丁挽天瓢而下。注之沛然，莫之能御。于是焦者以沃，仆者以起，凡昔之憔悴而嗷蹙者，举欣欣然而有喜色矣。是虽神之灵，亦诚意之所感也。

于谦在记末还抒发了“惟圣朝深恤民隐，故居官者咸以救灾恤患为念，匪神之灵，亦安能转亢旱而为丰穰也哉”的感慨。

200年后的山西巡抚右副都御史曹尔祜也能顺应民意，行“救灾恤患”之实。

又过了不到50年，戴梦熊任阳曲令时，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批准从上兰村汾河修官渠经西村、翟村、横渠、向阳，西村存《官渠碑志》载：“奉阳曲县正堂戴老爷批准挑正官渠。”此官渠即横渠。横渠即在傅山居住的西村旁，其时，76岁的傅山与戴梦熊时相过从。过了两年，傅山在昏黄的油灯下遗书“汝翁”戴梦熊，以两孙失依而求加护持：

念我汝翁，知我为我，幸惠德教，一一指示，俾此流离孱弱，佣书糊口，得安畎亩，不终依依，则一段高谊，会足千古。

傅山“笔自此绝”，而入庄子所谓“死生同贯”之境（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：“老聃曰：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”）。而在傅山生命中出现的重要人物、“二魏”之一的魏一葢，当他还是山西布政司经历时，曾来到烈石口那间小小的虹巢住了一个晚上，看到傅山题写在壁间的诗作，緬然有怀，步韵而作：

今夕是何夕，孤烟淡远村。虹巢惊客到，汾水隔窗闻。树杪龙蛇影，苔斑篆籀文。怀君迷望眼，风月与谁分。（《宿虹巢读青主壁诗有怀步韵》）

魏一葢隔窗听着长流不息的汾水，对此山川风月，不禁想念傅山，竟至迷望双眼。其时，魏一葢为何独自来到烈石祠宿于虹巢，是谁见到他十分吃惊，令他这般怀想的傅山又在何处？不得而知。好在有汾水作证，为他和“义侠当年发指冠”的傅山之生死交情，留下一缕神秘的高谊风韵供人猜想。

（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